

悬崖凿出幸福路

李晓凌



每逢佳节

唐晓华

11年前，母亲因病致使右半边身子偏瘫，从那以后，母亲的形象在我的脑海里就变成了轮椅上万般无奈的样子，让人鼻孔发酸，我也就时时多了一份没有尽到孝道的自责。

母亲颈动脉血管狭窄，我是知道的。当时，医生说，如果血管阻塞，血液流通不了，就会危及生命，要求做血管支架手术。家里考虑到在桂林的医院做手术不放心，想等到过完年后，天气暖和再陪母亲到长沙的大医院去做手术。而在春节后，我在返回昆明的头天晚上陪母亲看电视聊天。母亲说头有点晕，想早点休息，说不要紧的，休息一下就好了，让我安心工作，不要担心。我却永远想不到，这竟是母亲在患病失语前，跟我说的最后的话。

以前，母亲的日子过得很苦。小时候，我的家是低矮的瓦房，呈“L”形，一大一小共两间。一间是早先从公家买下，年代久远陈旧不堪的青砖屋，母亲带着我和姐姐用作卧室；一间是在靠着路旁的一边砌有一面土砖墙，在靠着天井的一边用木头柱子支撑起房顶的土砖屋，“L”形房屋的缺口刚好连着生产队的仓库和邻居家的墙，形成一个方正的露天天井。母亲在天井里靠着仓库和邻居家的两面墙角，搭了个猪棚，人畜共处一屋。土砖屋里除了一个灶台外，在墙角堆满了柴束、锄头、农具等农具和杂物。这间窄小的土砖屋，也是我和母亲、姐姐日常生活的主要场所，平常吃饭和家里来客人，都在这里。房屋年久失修，墙裂缝、地潮湿，寒冬时，夜晚的风总是带着刀声进进出出，这个时候，长短不一的木板拼接成的家门，也会跟着吱吱作响。如遇雨天，整个屋子四处漏水，床上、地上摆满了接漏的脸盆、碗和坛坛罐罐，叮叮当当的声音响成一片。

当时农民全靠在生产队种田种地，然后拿工分吃饭。我家就母亲一个劳动力，母亲一个人的工分养我和姐姐三张嘴，再加上那时土地贫瘠，农作物产量不高，因此，在稻谷青黄不接的季节，母亲拿着米筛，陪着笑脸，到左邻右舍去借米。我记得，因为家里太穷，我读初中时，学费也是向公社卫生院的一名阿姨借的，那时，我家经常向这位阿姨借钱借米。这名阿姨后来成了我的岳母。

母亲有胆有识，敢说敢干。在改革开放初期，母亲在村里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最先在集市上经营卖米豆腐的小食摊。而在此之前，为养家糊口，母亲还在家悄悄地酿造过米酒，依靠卖米酒补贴家用。

儿女是母亲身上掉下的肉，母亲时刻在呵护自己的儿女，心里也时刻在牵挂着自己的儿女。那年，我参军，母亲是特别担心的，日夜牵挂着我。她晚上做梦醒过来后，也常常睡不好觉。直到有一天，家乡收到我的立功喜报后，县里的领导带着电视台和电台的记者，还有乡里的领导和村干部到我家慰问采访时，母亲得知我平安，才完全放下心来。

天下对儿女最无私的是母亲，宁愿自己受苦受累，也不愿儿女担心。16年前，母亲的糖尿病到了中期，引起眼底黄斑并发症；10年前，母亲检查出颈动脉血管狭窄，住进医院治疗。所有这些，都是在母亲病愈之后，或者是我在回家之后才知道，母亲总是这样，怕我为她操心，很多时候都声称她好的好的，一切都好的……

母亲偏瘫后，因长期服药，肾功能衰退，小便频繁，为怕哥哥和姐姐、姐夫照料她时劳累，自己有意地少喝汤，少喝水，为的是减少小便的次数。失语后的母亲，尽管不能用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想法，但是头脑特别清醒，心里始终装满了自己的儿女，每次见了我，她都强忍痛苦，左手紧紧拉着我不放，用眼睛凑近我，仔细看。

其中的苦难，我已无法深想。不幸之中的万幸是，母亲抢救过来了，尽管偏瘫了，但终究还活着，我们还有母亲。多少年了，我一直工作和生活在外省，作为一个儿子，对于自己劳苦一生，卧病在床的母亲，这种不能在身边守候，尽孝的心情，又岂能是三言两语能够说得清楚的。

6年前，母亲不舍地离开人世后，我的心里更多了种说不清的酸楚。

乙巳孟夏，我们直奔一个叫岩头的村庄。

连续下了一个星期的雨，太阳终于跳了出来。远眺青山如黛，万物葳蕤生长，仿佛伸手就能触摸到一望无际的浓绿。脚下是清澈见底的小河，河谷两岸的庄稼尽情舒展，湿润的泥土蒸腾着芳香，连空气都裹着温热。

车顺着悬崖上的公路往高山上爬。进入一条岔路，左边是一座雕塑，梯形底座上，鲜红的党旗高高飘扬，上面写着“最后一公里”几个金色大字。右边的悬崖峭壁上，篆刻的“实干”二字红得醒目。

环顾四周，石头密匝匝地堆在一起，一块块地挨着挤着，很快就覆盖了眼睛，心灵受到前所未有的震撼。正当我感叹今年雨水充沛时，道路两旁石头垒起的土地里，浅埋泥土下的庄稼破土而出，星星点点的绿，将石漠一点点染透。不远处的山野石缝间，几朵粉红色小花悄然绽放，我叫不出它们的名字，可花却开得娇艳美丽，迎风轻轻摇曳的姿态，让人心生欢喜。

这些无名的花朵，恰如这片土地上的生命，能够生长在乱石林立的山林之间屹立不倒，足以证明生命的坚毅。一路上，茅草随处可见。在西畴县，茅草是一种很常见的植物，它生长迅猛，生命力顽强。我们来到转角处，一株茅草冲破石头的阻拦，从石缝中探出头来。它或许被行人忽略过、踩路过，可这些都没能够挡住它向上生长的劲头。多么顽强的生命力啊！如同“西畴精神”从石头缝中长了出来。

车在岩头村的水泥平地上停下，李明笑着迎上来和我们打招呼。

李明是岩头村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也是“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他头发花白，肤色黝黑，穿着一

身洗得发白的浅灰色的中山装，灿烂的笑容里满是山里人的朴实与开朗，让人见了就觉得亲切。和他握手，他宽大厚实的手掌布满老茧，皮肤粗糙，轻轻一握便能感受其中的沉稳和力量。

我和他相处了大半天，怎么也不能把他和一位年近七十岁的老人联系在一起。右边的悬崖峭壁上，篆刻的“实干”二字红得醒目。

一条路对生活的意义，不言而喻。没通公路时，岩头村像被大山困住的孤岛。姑娘们不愿嫁进来，村里一度成了“光棍村”。村民辛苦养大的肥猪，请人抬去街上卖，工钱要占猪价的一半。孩子们翻山越岭去村外上学，几里山路来回得走两个多小时……

1997年，县政府为附近11个村的群众修了一条4.5公里长的主干简易公路。岩头村因为有关悬崖阻隔，这条路距离村里还有一公里远。盼路、想路，成了岩头村人最迫切的心愿。可是想在悬崖峭壁上修一条公路，绝非易事。面对“出行难，难于上青天”的困境，作为村里唯一的党员，李明萌生出了修路的想法。

2003年春节刚过，李明召集村民开会。他们想靠全村的力量，修通这“最后一公里”路。修路总归是一件好事，可很多村民都不相信路能修成功。

不相信有不相信的道理。“山大石头多，出门就爬坡。只见石头不见土，玉米种在石窝窝……”这首当地百姓传唱的歌谣，道尽了西畴的生存底色。西畴石漠化面积占全县国土总面积的71.6%，是全国石漠化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生态环境恶劣，非常不利于人类生活居住，曾一度被外国专家判定为“基本失去人类生存条件的地方”。

对于李明提出修路的想法，有人怕困难，态度摇摆不定；有人怕没钱，路修得半途而废；有人怕修通了，“石窝窝”里也还是种不出多少粮食。为了打消他们的疑虑，李明挨家挨户地上门做工作。毕竟想修路的人比不想修的人要多，工作做通了，又挨家挨户地筹集钱。村里一位80多岁的老人，看着空荡荡的房屋，一咬牙把自己的棺木卖了，来做公路资金。接过钱的李明，眼泪哗啦啦地流了下来。

大山横在面前，岩头难削，沟壑难填。一家就出一个劳动力，村里的青壮年不够，老少就一起干。他们用铁锤一锤锤地敲，用锄头一锄头地凿。钢钎断了，锤子裂了，大家又从家里扛来新的。十字镐、铁锹、锄头、筐子、扁担，能用上的工具都搬到工地。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修通“最后一公里”路。

眼看路快要修通了，新的难题又冒出来。按规划的线路，要占用到旁边3个村小组11户人家的部分土地，对方提出必须先付78000元补偿款才让他们修路。这笔钱，在当时几乎是岩头村15户人家一年的全部收入。

钱成了拦路虎，修路不得不暂停下来。李明又一次召集村民开会，这块“硬骨头”，想方设法都要啃下来。于是村民们卖鸡的卖鸡、卖牛的卖牛，东家凑一点，西家那一点，一分一厘地攒，终于咬牙凑齐了补偿款。

“铛铛铛……”铁锤与锄头的敲击声，又开始在山谷里响起。村民们站在60度倾斜的绝壁上，腰间系着绳索悬空作业，脚下是万丈深渊。那些不能用炸药炸的石头，就打好炮眼放上膨胀剂，慢慢把石头撑裂。机械运不上来，就靠人工运送。手掌磨破了，钢钎也磨得发亮，手里却攥着全村的希望。

功夫不负有心人。路修了停，停了

芳香之城

晓荔

这是怎样的一座小城？孩童时代，我常常听小伙伴说，她每到寒暑假，妈妈都会带着她去开远外婆家，那里有小火车，火车钻洞的时候，全程一片漆黑，还可以伸手摸到车窗外植物的绿叶……这一切，都根植于我记忆的土壤里，永远无法抹去。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来过一次开远，印象中，除了一碗美味可口的粉，就是遍地的工厂。

这一次的邂逅，扑入眼帘的是宽阔的大道和一片规划整齐的城市建筑群，城市被丰茂的绿色植被簇拥着。城中的泸江公园、凤凰植物园更为这座城市铺展着层层叠叠的绿意，翡翠般镶嵌在城市的胸前，泸江穿城而过，那是这座城市奔腾的血脉。

我禁不住查阅关于开远的资料：开远，商周属嵩陶町国范围，元、明设阿迷州，民国二十年（1931年）以四面伸开、联结广远之意，改称开远县。1981年11月撤县建市。开远市拥有众多自然及人文景观遗迹，著名景点有南洞风景区、开远凤凰楼等。先后获得国家园林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市等“国字号”荣誉称号；今年五月，这座滇南小城，以其别具特色的清丽雅致，正式向全国人民递出一张不同凡响的名片——“全国文明市”。

刚来到这座小城时，我对她几乎是陌生的。那天，我和先生向南洞河方向驱车而去。南向城郊一带，柳条青青，绿植丰茂，鸟雀翻飞，风里卷着一阵醉人的花香扑鼻而来。我们停车前往，沿着一条木质栈道一直向远离公路的地方前行，栈道两旁，一边是碧波荡漾的云南湖，另一边是滚滚滔滔的南洞河。雨季的原因，南洞河水呈现出雄浑的红色，别样壮阔。这边，云南湖畔，时有楼台亭榭，供人们歇息，而湖里漂浮的残荷，却是夏天留下的惆怅。我沐浴在孟秋夕阳下，在清香

的风中沉醉，仿佛误入桃花源，“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有如人间仙境，我自己也飘飘欲仙了。

在医院，直线加速器放疗和陀螺刀放疗的过程相对漫长，转眼就到中秋节。中秋节那天，小城下起了蒙蒙细雨，我们没有如愿赏月。翌日，天空放晴，云朵慢慢散开，千姿百态，傍晚，一轮明月从天边探出脸来，清辉洒满大地，清风徐来，凤凰湖波光粼粼，恍若人间仙境。不一会，圆圆的月亮渐渐升起，与远处灯火璀璨的凤凰楼交相辉映，浑然一体；再过一会，月亮竟然“安插”在凤凰楼楼顶上，这幅绮丽画卷倒映在湖水中，浮游在天地之间。我屏住呼吸，静静地听着月亮、凤凰楼、凤凰湖在秋夜的风中，轻轻私语。

久矣，我与凤凰楼默默对视，我想，它一定有故事，一定有历史。翌日下午四点，我在医院做完治疗后，前往凤凰楼寻幽。山路弯弯，一路向上，我看到同行的人们和我一样，急切地想看到这神奇的欧式建筑，急切地想站在它的面前，仰望它，与它对话。山上植被丰茂，小鸟啁啾，我相信，在这些密密的翠色中，一定藏着凤凰，一定藏着神秘的传奇。我越往上走，离它越近的时候，我的心里一直在说：我来了，我来了。我终于可以近近地看着你，触摸你了！

虽然因我们到达时，凤凰楼的门已经关闭，但在晚风飒爽中，我依然能感受这座欧式建筑的独特魅力，感受到凤凰楼的记忆客厅里，藏着这座城市的许多故事。它使我想起黄鹤楼，想起崔颢笔下的《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而这里的凤凰楼仍在，满山丰茂的植被之上，许多鸟儿自由飞翔着，在远天绚丽的晚霞中翱翔。

又修，前前后后历经12年的苦干实干，岩头村人终于撬开山体，砸碎石头，于2014年打通“最后一公里”的进村简易路。后来，县政府又出资16万元，村民投工投劳硬化路面。试通车的那天，全村男女老少齐聚路口，欢呼雀跃，大家纷纷鼓掌祝贺，掌声响遍山林。

路通了，汽车可以开到家门口了。岩头村过去办不了的事情，现在好办多了。孩子去县城上学，坐车半个小时就能到，4公里外的自来水，顺着公路旁的管道流进家家户户。县林业部门的技术员坐着车来指导，适合石缝生长的花椒苗、核桃苗一车车运进山，曾经只能在石窝窝里种玉米的土地，如今树苗连成片，盖住了裸露的岩坡。村里的几十亩土地被流转出去，种上了三七。引进养猪企业，村民入股分了红，有了稳定的收入，家家修新房盖新屋，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变化来得太快了，这是过去岩头村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情。看着李明额头深陷的皱纹，再看看他身后郁郁葱葱的山坡，我似乎读懂了坚韧的意义。如今，他坚持为到岩头村参观的游客讲述修路的故事，终日与岩石为伴，与道路为友，已成就了这条道路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要想富，先修路。这是西畴县广大干部群众的共识。自2013年来，西畴通过群众自筹、政府推动等方式，县级财政共投入补助资金超2.2亿元，大家投工投劳400多万个，组织群众修建农村公路3000多公里。全县村民小组通公路率和路面硬化率均达到100%，公路密度是全省平均公路密度的3倍，被列为云南省“四好农村路”示范县。

修路是为了更好地走出去，也是为了更好地走回来。离开岩头村，公路像一条坚实的玉带，在山间舞动。

清河归来（三首）

聂晓凤

外婆的柿子树

要说起清河情暖
就要说她院子里的柿子树
阳光白起来，柿子被清霜覆盖
但对她来说，留在枝头或是放进泥土
都是一样的

岁月流年，那些柿子金黄
并且每年在我的梦里，坠落一次
我信誓旦旦地承诺：清霜到来
我要回去看柿子泛黄

再看一看，她坐在树下
坦率又真诚的样子
顺便把手递给她
让她把我握得生疼

秋天的臆想

秋天老了，可是雨水很新
几场秋风将若有若无的欢乐
送进浓稠的温柔里

雨水落在桂花的香里
这样的时辰，阳光来与不来，是一样的
就像我们怀抱一场秋天的臆想
在星子与眺望之间
将最后一朵玫瑰，化成片

我开始允许指间的风声，先于水滴落下
这修辞，我承认，如果我们低头
就能找到你我共同的喜悦

比如，岸边夜色阑珊
一场雨水还挂在人间
我坐在这里
想念却在千里之外

惊蛰

有一些生长，是为了告别
一些则是为了唤醒虫蛰
比如蒲公英举起云朵
比如春雷带来远方的呼唤

看吧，万物都在赶来
雨中跌倒的虫子，结草为庐的归燕
连同我对人间的渴望
还有那朵来不及绽开的玫瑰

像积攒的烛火、阳光和雨水
这个春天，总算有迹可循
而我，只想盗取被大雪淹没的桃夭
眼眸半开，每一朵都画成最好的模样